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stylized, monochromatic illustration of Peking Opera characters. A large, central figure of a woman with an elaborate headdress is the most prominent. Surrounding her are several other characters, including a man with a beard and a crown, and various faces with dramatic, expressive features.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art, rendered in shades of yellow and brown.

# 《石頭記》的敘事層次

周建渝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- 〈以色列〉里蒙－凱南（**Shlomith Rimmon-Kenan**）：「一個人物的行為是敘述的對象，可是反過來，他本身也可以敘述另一個故事。」[\[1\]](#)
- 觀點（**point of view**，視點）。
- 〈美〉羅伯特·史可茲（**Robert Scholes**）與羅伯特·凱洛（**Robert Kellogg**）：任何一部小說中，視其複雜之程度，各有三或四個敘事觀點存在——小說人物、敘述者、讀者與作者的觀點。[\[2\]](#)

- [\[1\]](#) Shlomith Rimmon-Kenan, *Narrative Fiction: Contemporary Poetics*. London and New York: Methuen, 1983. p.91.
- [\[2\]](#) Robert Scholes & Robert Kellogg, *The Nature of Narrative*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, P.240.

- Lucien Miller, *Masks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: Myth, Mimesis, and Persona*, Tuscon: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, 1975.
- Wong Kam Ming著、黎登鑫譯《紅樓夢的敘述藝術》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77。

## 一、小說開端的多重敘事觀點

《石頭記》第一回呈現的四個敘事層次：

第一層：整部小說敘述人的敘述。

第二層：「石上書云」。

第三層：甄士隱夢中所遇。

第四層：僧人向道士講述的「還淚」故事。

第一敘事層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呈現方式：

- 1、敘述人直接面對讀者的敘述：青埂峰下頑石的來歷與《石頭記》成書緣由。
- 功能：將讀者視野帶入具虛構性質的神話世界。
- 大荒山：無山名可稱，
- 無稽崖：不可實證，
- 女媧補天：神話故事，
- 青埂峰：「情根」。

[1] 解盦居士《石頭臆說》：「青埂者，情根也。」見馮其庸纂校訂定《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》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69。

- 意義：開端提示讀者，故事具虛構性質，石頭在人間的經歷與「情」有關。
- 棄石設置，規範著小說後面的敘述，以及寶玉回歸本原。[1]

2、敘述人退居一旁，從側面向讀者敘述：對《石頭記》書名之演變作說明：空空道人將此故事初名《石頭記》改爲《情僧錄》，吳玉峰題曰《紅樓夢》，[2]東魯孔梅溪題作《風月寶鑑》，後經曹雪芹增刪五次，題作《金陵十二釵》。

- [1] Wang Jing, *The Story of Stone: Intertextuality, 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, and the Stone symbolism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, Water Margin,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*. Durham and London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1992. p.277.
- [2] 按「吳玉峰題曰：《紅樓夢》」一句庚辰本無載，脂評甲戌本卷1第8頁有載，見《石頭記甲戌本》，劉世德等編《古本小說叢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），第40輯，第5冊，頁2211。

- 敘述人以旁觀者視點帶入一僧一道與石頭的兩場對話。
- 第一場對話：石頭游歷人世前，與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的對話。
- 第二場對話：石頭向空空道人解釋鐫刻其身、自己在人間經歷故事之性質及特徵。
- 功能：第一場對話揭示石頭如何越過超自然的神話世界去到人世間，溝通神話世界與人間的聯繫。第二場對話預示寶玉結局：寶玉出家，還形為石頭，回歸青埂峰。

- 第二場對話，石頭向空空道人闡述對自己將要敘述的故事的看法：「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」的「離合悲歡，興衰際遇」，「追蹤攝跡，不敢稍加穿鑿」。
- 兩組對話之功能及意義
- 余國藩：「虛構所重現的『真實』。」[\[1\]](#)

- [\[1\]](#) Anthony Yu, *Rereading the Stone: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*,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7. 余國藩著、李爽學譯《重讀石頭記：「紅樓夢」裡的情慾與虛構》（台北：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田出版事業部，2004），頁32。



- 「因空見色，由色生情，傳情入色，白色悟空」。[\[1\]](#)

- [\[1\]](#)曹雪芹著、脂硯齋評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庚辰本過錄本，1974年版），第一回，頁8。

- 第二敘事層「石上書云」：甄士隱「徹悟」瘋跛道士所唱「好了歌」，拋家棄妻，隨道士出走；賈雨村中進士，升任湖州知府。
- 敘述功能：將人世間第一對重要人物引進讀者視野。
- 甄費字士隱，喻「真廢」、「真事隱」；
- 賈化字表時飛，別號雨村，「假話」、「實非」、「假是非」、「假語存」。
- 甄士隱出家與賈雨村榮歸故里，隱喻後面的敘述，是「實錄」退隱、虛構呈現。

- 第三敘事層：「甄士隱夢幻識通靈」。
- 甄士隱晝寢入夢，從一僧一道對話中，得知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「還淚」故事，見「通靈寶玉」、「太虛幻境」牌坊，牌坊對聯：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為無」。
- 預示性敘述功能

- 第四敘事層：「還淚」故事。赤瑕宮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絳珠草，助其修成女體；絳珠仙子遂立願隨神瑛侍者下世爲人，並用一生眼淚償其灌溉之恩。
  - 僧人的視點，故事人物（甄士隱）夢中人物講述的故事。
  - 絳珠仙子居於佛教之西方極樂世界，神瑛侍者居赤瑕宮。
- 敘述功能與意義：Wong Kam Ming：爲小說建立一寓言式框架。[\[1\]](#)
- 四重敘述觀點：敘述人的觀點，石頭的观点，石頭所敘故事人物的觀點，以及故事人物中的故事人物的觀點。
    - [\[1\]](#) Wong Kam Ming著、黎登鑫譯《紅樓夢的敘述藝術》，頁118。

- 第二十回敘寶玉向生氣的黛玉表白：「我也爲的是我的心。難道你就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」此處墨色夾批：

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，料作者亦未必解。不但作者未必解，想石頭亦不解。……石頭既未必解，寶、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。……若觀者必欲要解，須自揣自身是寶、林之流，則洞然可解；若自料不是寶、林之流，則不必求解矣。萬不可記此二句不解，錯謗寶、林及石頭、作者等人。

- 四層觀點，以第一層（整部小說之敘事人）觀點籠罩其餘三層敘述觀點，因而構成兩者相互重疊的關係；第二層（石頭）觀點與第三、四層觀點重疊，第三層（故事人物）觀點與第四層（故事人物敘述的故事人物）觀點重疊。

- 二、敘述人觀點與石頭觀點的分離
- 張愛玲：「石頭掛在寶玉頸項上觀察紀錄一切，像現代遊客的袖珍照相機」。[1]
- Wang Jing：由石頭講述的故事。[2]
- 敘述人觀點抽離於石頭觀點之外，對包括石頭在內的故事進行敘述。
  - [1] 張愛玲《紅樓夢魘》，頁225。
  - [2] Wang Jing, *The Story of Stone: Intertextuality, 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, and the Stone symbolism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, Water Margin,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*. p.208.

- 第八回〈比通靈金鶯微露意，探寶釵黛玉半含酸〉：

- 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。後人曾有詩嘲云：

- 女媧煉石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。

- 失去幽靈真境界，幻來污濁臭皮囊。

- 好知運敗金無彩，堪嘆時乖玉不光。

- 白骨如山忘姓氏，無非公子與紅粧！



-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，並癩僧所鐫的篆文。今亦按圖畫於後。但其真體最小，方能從胎兒口內銜下。今若按其體畫，恐字跡過於微細，使觀者大廢眼光，亦非暢事。故今只按其形勢，無非略展些規矩，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亦可盡閱。今註明此故，方無「胎中之兒口有多大，怎得銜此狼狽蠢大之物」等語之謗。
- 原本是石頭的敘述，至此被轉換成敘述人的敘述；原本作為敘述主體的石頭，因此轉換成被敘述的客體。

- 第二十五回「拭玉」：
- 那和尚接了（寶玉項上玉佩）過來，擎在掌上，長歎一聲道：「青硬（埂）以別，（目展）（輾）眼已過十三載矣！人世光陰如此迅速，塵緣滿日若似彈指。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：
- 天不拘兮地不羈，心頭無喜亦無悲；
- 卻因鍛煉通靈後，便向人間覓是非。
- 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：
- 粉漬脂痕污寶光，綺櫳晝夜困鴛鴦。
- 沉酣一夢終須醒，冤孽償清好散場！

- 念畢，又摩弄一回，說了些瘋話，遞與賈政道：「此物已靈，不可褻瀆，懸於臥室上檻。將他二人安在一屋之內，除親身妻母外，不可使陰人沖犯。三十三日之後，包管身安病退，復舊如初。」說著，回頭便走了。賈政趕著還說話，讓二人坐了吃茶，要送謝禮，他二人早已出去了。賈母等還只管著人去趕，那裏有個蹤影。

- 《壇經》載北宗神秀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」南宗慧能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。佛性常清淨，何處有塵埃？」<sup>[1]</sup>
- 朱熹：「其良知、良能，本自有之，只爲私欲所蔽，故暗而不明。……譬如鏡焉：本是個明底物，緣爲塵昏，故不能照；須是磨去塵垢，然後鏡復明也。」<sup>[2]</sup>
  - <sup>[1]</sup>〔唐〕慧能著、郭朋校釋《壇經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頁12-16。按《壇經》由慧能弟子法海依據慧能的言論寫成，其後在流傳過程中，不同版本出現不同文字。郭朋據今存《壇經》最早版本（敦煌寫本）提出，慧能所言「佛性常清淨」一句，在後來出現的三種版本中，被後人改爲「本來無一物」。詳見郭朋《壇經校釋》，頁16-18；郭朋《〈壇經〉對勘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1），頁17-18。據此可知，《石頭記》第二十二回寶釵所引「本來無一物」句，乃出自後來版本。
  - <sup>[2]</sup>朱熹《朱子語類》卷十四。朱傑人等主編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十四冊，頁440。

- 王陽明：「心之本體」，「不假外求」。[\[1\]](#)  
只因私欲障礙窒塞，失其本體。「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將此障礙窒塞，一齊去盡。」[\[2\]](#)
- 出自敘述人觀點而非石頭觀點。
- [\[1\]](#) 陳榮捷《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83），頁40。
- [\[2\]](#) 同前註，頁300。

- 敘述的主體不再是石頭，而是深知石頭/寶玉來龍去脈的另一個敘述者。
- 黃金銘：說書人與編輯曹雪芹，在《石頭記》敘述中扮演著不同角色；不必作此區分，應將兩者視為代表暗中作者人格之兩面。 [1]
- 余珍珠（Angelina Chun-chu Yee）：敘述出自雙重觀點（a dual perspective）：無個人偏見的觀察者卻又帶著個人主觀的聲音說話（the impartial observer speaking with a subjective voice）。 [2]
- 宋淇：敘事觀點在作者、敘述人、小說人物之間轉換的情況。 [3]
  - [1] Wong Kam Ming著、黎登鑫譯《紅樓夢的敘述藝術》，頁23。
  - [2] Angelina Chun-chu Yee, "Sympathy, Counterpoise and Symbolism: Aspects of Structure in *Dream of Red chamber*." PhD. Dissertation, Harvard University, 1986, ch.1, .p. 3. 此處中文由筆者自譯。
  - [3] 宋淇〈《紅樓夢》識小〉，胡文彬、周雷編《香港紅學論文選》（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270。

### 三、石頭觀點與故事人物觀點的分離

- 石頭與寶玉是何關係？一幻爲二，二實爲一。
- 石頭的觀點與寶玉的觀點是否同一？
- 有時卻表現爲兩者觀點的相互重疊。

- 第十七、十八合回「石頭的獨白」：

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，青埂峰下，那等淒涼寂寞。若不虧癩僧、跛道二人攜來到此，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？本欲作一篇《燈月賦》、《省親頌》，以誌今日之事，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。按此時之景，即作一賦一讚，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。即不作賦讚，其豪華富麗，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。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，且說正經的爲是。



- 墨夾批：「自『此時』以下皆石頭之語，真是千奇百怪之文。」
- 朱眉批：「如此繁華極盛、花團錦簇之文，忽用石兄自語截住，是何等筆力！」  
「拍案叫絕」
- 「諸公不知，待蠢物將原委說明，大家方知。」
- 一方面，敘述寶玉是「反身自涉」式地敘述石頭自身；另一方面，石頭觀點中的寶玉，已轉化為被石頭敘述的客體。

- 第一回甄士隱夢中所見一僧一道對話，出自甄士隱而非賈雨村的觀點；第二回冷子興講述賈府衰敗、寶玉銜玉而生等事，出自冷子興而非賈雨村的觀點；第四回應天府衙門子講述馮淵與薛蟠爭奪英菊一事，出自門子而非賈雨村觀點；第五回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，所見「金陵十二釵」正副諸冊內容，所聞「紅樓夢十二支曲」，出自寶玉而非秦可卿觀點等等。

- 宋淇：從劉姥姥眼中看榮國府、賈芸眼中看怡紅院、寶琴眼中看賈府除夕祭宗祠，特別是關於黛玉形象的描述出自寶玉觀點等等。[\[1\]](#)
- 第三敘事層與第四敘事層之關係，同於第二敘事層與第三敘事層之關係。
- 第五十六回敘賈寶玉夢遇甄寶玉。夢中的賈寶玉見到甄寶玉，與夢中的甄寶玉見到賈寶玉交互指涉，隱喻甄（真）、賈（假）兩個寶玉互為表裡的寓意。寶玉夢中醒來，見鏡中寶玉，再次強化二者交互指涉的關係。
  - [\[1\]](#) 宋淇〈《紅樓夢》識小〉，胡文彬、周雷編《香港紅學論文選》，頁271。

- 以橫向觀之，同一敘事層面中不同角色的觀點往往是分離的；以縱向觀之，不同敘事層的角色，彼此間的觀點往往是相互重疊或交織的。

- 四、一僧一道在多層面敘述中的功能與意義
- 姚燮（1805-1864）《讀紅樓夢綱領》：「一部之書，實一僧一道始終之。」[\[1\]](#)
- 周澍《紅樓新詠》：「碌碌繁華富貴場，干卿底事爲誰忙？……侯門三入知何意，徒亂人間父母腸。」[\[2\]](#)
- 成之《小說叢話》：「一僧一道，父母之喻。」[\[3\]](#)
- 陳洪：源自《五燈會元》、《宋高僧傳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等書中的相關記載。[\[4\]](#)
- 余國藩著、李爽學譯《〈紅樓夢〉禮的情慾與虛構》第三章。

• [\[1\]](#) 馮其庸纂校訂定《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》，頁10。

• [\[2\]](#) 周澍《悼紅吟草》，載一粟編《紅樓夢資料匯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4），頁492。按此處所謂「侯門三入」，當是就《紅樓夢》百二十回本而言。

• [\[3\]](#) 中華小說界社《中華小說界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印行），1914年第6期，頁37。

• [\[4\]](#) 陳洪著《淺俗之下的厚重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178-183。

- 一僧一道在四個層面中均有出現。僧：茫茫大士、癩頭和尚，道：渺渺真人、空空道人、跛足道人。
- 「茫茫」、「渺渺」、「空空」，蘊佛教視塵世為虛幻之意。
- 「癩頭」、「跛足」，隱喻道家「大成若缺」、[\[1\]](#)「形缺神全」[\[2\]](#)觀念。智者以愚陋為表象特徵。
- 梅新林：「在表象上係由莊子所推崇的真人、畸人兩類超人形象複合而成」，「在內蘊上為真假哲學觀念的形象表現」。[\[3\]](#)
  - [\[1\]](#) 朱謙之撰《老子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181。
  - [\[2\]](#) 參見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，郭慶藩集釋《莊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第1冊，頁187-222。
  - [\[3\]](#) 梅新林《紅樓夢哲學精神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39-40。

- 第一敘事層：僧道將石頭攜往人間，其後又將石頭在人間的經歷抄錄問世；並與入世前及入世後的石頭有過前後兩次對話。
- 第二層：對小說主要人物的命運發生過重大影響。
- 第三層：讓夢中的甄士隱見到「通靈寶玉」。
- 第四層：「還淚」故事。

- 寶玉：由僧、道攜奇石離開青埂峰，幻形入世；寶玉在人間遇性命危機時，獲僧、道「拭玉」拯救；寶玉回歸青埂峰後，空空道人將其故事抄錄問世。
- 黛玉：幼時多病，癩頭和尚警告：「要好時，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；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姓親友之人一概不見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。」
- 寶釵：所佩金鎖為癩頭和尚所送，所服冷香丸來自禿頭和尚。
- 「木石前盟」由僧道對話中道出。
- 寶玉佩玉「莫失莫忘，仙壽恆昌」與寶釵金鎖「不離不棄，芳齡永繼」，均為癩僧所鑄，暗示「金玉姻緣」。



- 寶玉：「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？甚麼是金玉姻緣，我偏說是木石姻緣。」
- 第一回英菊於元宵夜晚的失散，早被顛僧所暗示；甄士隱徹悟出家，亦由瘋跛道人所指引；他對塵世的拋棄，預示寶玉結局。[\[1\]](#)第十二回敘賈瑞因色惹病，跛足道人送來「風月寶鑑」。第六十六回尤三姐自刎後，柳湘蓮亦為癩腳道士點悟，隨其出家。
  - [\[1\]](#) Angelina Chun-chu Yee, “Sympathy, Counterpoise and Symbolism: Aspects of Structure in *Dream of Red chamber*.” p. 191.

- 小說通過一僧一道的觀點，建構起石頭——寶玉——石頭之敘述過程：石頭入世－>寶玉銜玉而生－>寶玉摔玉－>拭玉而痊癒－>還玉於青埂峰。
- 功能與意義：提醒讀者：寶玉從何處來，往何處去。
- 僧道穿梭遊走於小說的各個不同敘述層面，一方面揭示出石頭與寶玉、神性與人性、仙界與人間、醒與夢、真與假、情與慾等小說中的多重世界、多重意義之間的互動關係，[\[1\]](#)另一方面，又巧妙地將這些不同層面的世界及其意義關合為一有機的整體。

## 結 論

《石頭記》中的多重敘事觀點，導致作品中多層敘述的並存。多層敘述既具各自的功能與意義，又相互交織，相互指涉，由此造成小說更爲複雜的敘述結構和更加豐富的寓意呈現。一僧一道遊走於不同敘事層面，既操控著小說主要人物的命運，又揭示出小說中多重世界、多重意義之間的相互關連。